搖風洽於下災變國亂　天雨毛金失其性動干戈役土木　天雨骨陽氣消爍兵疫盛興　天生兵械在雲中東狄歸順

戎事類占卷之二

豫章李克家嗣宗甫輯
新安孫汝澄無撓甫校

日類一

沈約宋書渾天說云日月星辰不問春秋冬夏晝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同無遠近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鬬一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一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似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遠者曰日初出時滄滄涼涼及其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關子陽以為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傍近何

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踈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益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復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東晳以爲傍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益其體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故仰遊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涉矣姜岌云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景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踈在上則其間數以渾度驗之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日而小及其初去地有游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游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　又云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

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時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傍雖近而微視日在傍而大居上而小非有夷險非遠近之効也今懸珠於百伋之上或置之於百伋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矣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逾熾既已遷之猶有餘熱也　又云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

劉昫唐書云黃道春分之日與赤道交於奎五度太秋分之日交於軫十四度少冬至之日於斗十度去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之日於井十三度少去赤道北二十四度其赤道帶天之中用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周禮大司徒常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

陽之所合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鄭氏以爲凡日
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
里也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
之中焉謹按南越志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
之日在表北景居表南交州日景覺北三寸林邑覺九寸
一分所謂開地戶以向日也交州大略去洛九千餘里益
水陸曲折非論圭表所度惟直考實其五千乎開元十二
年詔太史交州測景夏至景表南長三寸三分與元嘉中
所測大同然則距陽城而南使直路應弦至於日下益不
盈五千里也測景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二
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

燦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
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古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伏而不
見之所也又按貞觀中史官所載鐵勒迴紇北方瀚海
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又有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
之地物多百藥地出名馬駿者行數百里北又距大海晝
長而夕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一羊髀纔熟而東方已曙
益近日出入之所云凡此二事皆書契所未載也開元十
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以水準繩樹八尺之表
而以引度之始自滑州白馬縣北至之咎尺有五寸七分
自滑州臺表南行一百八十里百七十九步得汴州浚
儀古臺表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微強又自浚儀而南一百

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許州扶溝縣表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四分又自溝而南一百六十里百十一步至豫州上蔡武津表夏至景長一尺三寸六分半大槩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而先儒以爲王畿千里景移一寸又乖舛不同矣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極差一度半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樞極之遠近不同則黃道之軌景固隨而遷變矣又先儒以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今則日景距陽城五千餘里已居戴日之高則計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徑五萬餘里宇宙之廣豈若是乎古人勾股之術謂其有徵於近事未知目視不能遠浸成微分之差不已遂與術錯如人游於大湖廣不盈百里而覩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於巨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覩日月朝出其中夕入其中若於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小大同術而不可分矣夫數千里之高與十里之廣然則邪射之景與仰望不殊今欲求北景差以推遠近高下猶尚不可知也而況稽周天積里之數於不測之中又可必乎

宋史沈括景表儀曰步景之法惟定南北爲難古法置槩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極星不當天中而偏候景之法取晨夕景之最長者規之兩表相去中析以參驗最短之景爲日中然測景之地百里之間地之高下東西不能無偏其間又有邑屋山林

之緻倘在人目之外則與濁氛相雜莫能知其所緻而濁氛又繫其日之明晦風雨人間烟氣塵坌變作不常括在本局候景入濁出濁之節日月不同此又不足以考見出沒之實則晨夕景之短長未能得其極數參考舊聞別立新術以三表候之

元史云日之麗天懸象最著大明一生列宿俱息古人欲測躔度所在必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當然昏旦夜半時刻未易得眞時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及首以月食衝檛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距遠近於昏後明前驗定星度因得日躔今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己卯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白相距度定驗參考皆躔箕宿適與月食所衝允合以金趙知微所修大明曆法推之冬至猶躔斗初度三十六分六十四秒比新測實差七十六分六十四秒 又云日出爲晝日入爲夜晝夜一周共爲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則八刻三分刻之一無問南北所在皆同晝短則夜長夜短則晝長此自然之理也春秋二分日當赤道出入晝夜正等各五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內去極浸近夜短而晝長自秋分以及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極浸遠晝短而夜長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夏至去日

出入之所爲近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
所爲近其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入
之所爲近其長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爲
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師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
入申正二刻故晝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
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益地有
南北極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晏所以不同耳 所云京師
即今北京
四海測驗 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
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 衡嶽北極出
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
刻 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影景長一尺四寸八

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
影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元初建
都處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影景長五尺一分晝七
十刻夜三十刻 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影景長
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 大都北極出
地四十度大強夏至影景長一丈二尺三寸六分晝六十
二刻夜三十八刻 在太興今京師
在開平 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 在大寧今屬三衛 益都北
極出度三十七度少 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高
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 在大
同 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 安西府北極出三

十四度半強　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　成都北
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　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
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　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
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在汴州今開封府　河南府陽
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　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
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　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
度半　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　瓊州北極出地一十
九度太按測景圭表高四十尺為古八尺之表五益表長則分寸稍長所謂分秒太半少之數易分

日內黑而外光麗於中天照耀萬物有遲疾發斂南北之
行日北而萬物生日南而萬物死若夫春日紅潤夏日炎
蒸秋日燥烈冬日温平皆吉徵也日者君象德政無失百
姓安寧則日華五采以兆禎祥德政有瑕人民怨咨則日
生變異以彰乖慝又曰日有變示在君上則在分野
日月之體本黑天之陽精乞猜於日煥發而生光日之精
光衝射於月顯耀而成照故日見黑異皆由陽氣微弱不
能輸貫黑體盛揚其光致有此象猶燈燭將滅煤灺發露
其光必微益由膏盡不能灌注其體也有天下者為天之
子不能奉若天命以安兆民郊祀不恭政刑乖失乃生黑
類於日以譴在君
凡日所曜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
共御嚴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春秋書
災而不記其故益吉凶常隨行而成禍福也

京房易傳曰公師弦謂不御厥異日食其食也既幷
一處　誅衆失理弦謂生叛厥食既光散　縱畔弦謂不
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　專祿不封弦謂
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燭　君臣不通弦謂亾
厥食三既　同姓上侵弦謂誣君厥食四方有雲中央無
雲其日大寒　公欲弱主位弦謂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
赤已食地震　諸侯相侵弦謂不承厥食三毀三復　君
疾舍下謀上弦謂亂厥食既先雨雹殺走獸　弒君獲位
弦謂逆厥食既先風雨折木日赤　内臣外向弦謂背厥
食食且雨地中鳴　冢宰專征弦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
日居雲中四方亾雲　伯王越職弦謂分威厥食日中分

諸侯爭美於上弦謂泰厥食日傷月食半天營而鳴
賦不得弦謂竭厥食星隨而下　受命之臣專征云試厥
食雖侵光猶明若文王臣獨誅紂矣　小人順受命者征
其君云殺厥食五色至大寒隕霜若紂臣順武王而誅紂
矣　諸侯更制弦謂叛厥食三復三食已而風地動
適讓庶弦謂生欲厥食日失位光晻晻月形見　酒亾節
弦謂荒厥食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發霧而寒　凡食
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改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
年六年不改九年
傳又曰美不上人弦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温　順亾
所制弦謂弱日白六十日物亾霜而死　天子親伐弦謂

不知日白體動而寒　弱而有任茲謂不伸厥異日黑大風起天無雲日不動　辟譬公行茲謂不伸厥異日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晻　不難上政茲謂見過日黑居云大如彈丸　辟不聞道茲謂亾厥異日赤　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赤其中黑　聞善不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

日月虧蝕曰食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不然食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躔加日時用名其國　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

凡日月無光曰薄又曰氣往迫之為薄

薄又曰氣往迫之為薄

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

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　日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　日食皆從西缺若中央名曰黑子日食者陰氣盛陽不克也　日食而從中者內有伏謀色青則謀者止色赤則其事起色黃則謀者誅色白則其事覺色黑則逆謀成　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而不卒之形也

日從下食將有憂　日始出而食有兵失地　日午時已後食者有兵兵罷　日薄食陰謀弒奪　日食既東兵起既者盡也當嚴號令以正其災一曰陰氣太盛陰謀害君　正旦日食陰勝其陽君德昏敝奸邪欺謀　四月日食乃六陽之極陽不勝陰陰謀立成內變將作　八月日食兵起　十月日食乃六陰之極陰冒其陽君昏言亂之

謀作亂　十二月日食有兵　秋日有食兵戰客勝
日食子日國有兵寅日五穀大貴午日東北千里起兵未
日十處兵起酉日邊境流血亥日賊盜傷人　日食甲子
日東兵動丁卯日有旱兵庚午日火燒官兵癸酉日淫雨
殺山連兵乙亥日東國發兵庚辰日主彗見有寇兵乙酉
丁亥辛卯日有謀逆丙申日臣下兵起相攻地動壬寅日
天下苦兵戊申日地動兵侵丁巳日下有敗兵　日以甲
乙見有二珥四珥而食有白雲從中出主兵丙丁日見有
二珥四珥而食有黑雲從中出兵起疾疫戊己日見有二
珥四珥而食有青雲從中出主兵庚辛壬癸日不占兵
日食角天下有兵食右角國不寧　食亢國有變　食氐
有內亂　食房為兵國亾　食鉤鈐將軍死　食心兵饑
將相疑　食尾燕分風沙兵喪將有疾　食箕天下兵起
一曰將疾大風沙　食斗將相憂吳分兵起　食牛其分
兵起關梁不通　食女越分饑　食虛為兵饑　食危有
叛臣　食室天子將兵庶民絕糧　食壁民多疫　食奎
魯分凶邊兵起　食胃其分饑疫一曰有委輸事　食昴
畢邊兵起宗姓自立　食參大臣相譖陰國兵強　食
井秦地旱民流有不臣者　食鬼天下不安　食柳道
隄防有憂　食七星天子不安其宮其分兵起臣為亂
食翼為旱災　食軫憂在將相戒車駕之官

日食而暈珥白雲來去掩映兵起一曰天下大亂臣爭主　日食而旁有雲似兎如鹿守之者不出期年其野兵起　日食有雲氣如羣鳥曰天雞后妃謀逆簒奪君位　日食大風地震四方有白雲相傳臣叛　日食而星隊兵起民竭國將破滅　日食不可出軍日方食而出軍其軍必敗害氣也　日食三虧三復相侵凌也有兵從虧擊之勝　日爲太陽之精王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乘土而王其政清平則日五色無主　一曰失色國不昌　若天氣清淨無游氣日月不明爲失色主災　或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若於夜則月白皆將雨也　或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若於夜則月赤將旱且風亦爲日月暈之候雨少而多陰　或天氣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日青若於夜則月綠色將寒候也　或天地氣雖交而未密則日黑若於夜則月青將雨不雨　變爲雰霧暈背虹蜺　游氣薄天日月失色風雨之候　日蓂五彩天下和平　月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戾王　日五色有氣凌之國君失政沉湎酒色　日或黑或青或黃師破　日赤如赭大將軍野戰一曰主兵急　日赤有災疫白色多血君憂臣背災癘盜賊並起　日色黃赤有災疫白色多死亾　日色白西風成旋陰陽氣亂陰謀兵起　日青色或如火光國有災　日色青碧陰氣重盛東夷亂至下

日色黃有白雲紅氣宜收兵謹備　日光昏暗紅色氣
結濃雲有大風雨大熱主我軍勝
沉陰日月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鄣之兩敵相當
陰相圖議　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上刑急下不聽
生不出一年兵亂有大水　日晝昏烏鳥羣鳴國失政
日暗無光陽道衰微君信讒邪陰謀憂喪　日盡無光王
者絕世　日無光有死王　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　日
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君道失明又曰賊入宮以急
兵見伐又曰臣逆君　日赤忽已無光天下血流成河國亂
君憂赤如血爲旱烟雲體黑龍鼻映日之光而成赤　青
色無光主勢奪　白色無光月內少雨主旱　紫色無光

草寇起兵　日出東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日未入西
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日亦日病日亦王疾災一曰有風雨
不雨邊亂國危　日至辰時無光天下大亂　日五日無
光滄海變桑田　日色若暗軍守其疆日色濛濛先輸後
強日色皎皎半青半黃賊兵欲至奪我旗鎗日色渾渾四
畔鮮明我軍捷勝大戰尸僵日色大黃或暗或光氣黑遍
野流血成塘日光閃閃上將受降日出明朗行軍大昌
日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乍三乍五臣廢其主一曰黑者陰
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救
主明者　日生黑異或黑黮黑子黑暈或變王字或變怪
形或變人像人頭禽獸主人君昏昧奸臣專權陰氣集成

日中有黑氣午青午黑午黃午赤三三五五多至晝十
圍繞日四旁天下謀叛　日中有黑氣如爪形有兵起
日中有黑氣鬬天下有大兵相攻戰其分有叛城不出二
年大饑　日中黑子如杯者君有過臣不諫　黑物在日
中如飛燕人主廢黜　四月日變黑陰盛於陽奸臣擅政
陰謀作亂　十月日變黑陽不勝陰君志昏迷讒邪謀叛
日旁有黑氣磨盪國易主兩軍相當大將死其下
日當出不出當入不入君王失道濫刑喪國　日合生未
生日西沒又明朗不出一年亡亂　日夜出主兵起　夜
露日光陰氣不密陰謀侵上　兩日並出天下
用兵無道者亡　三日並出諸侯爭為帝　四日並見君

王失位　日月並行陰僭其陽奸邪專權欲行弒奪　月
生日下兵起天下更令大將死　一日掩日有篡臣　日
光相盪陰陽不和奸邪叛逆害　置國命　兩日相鬬其下
國亂　二日相吞天下大亂　數日相掩天下大亂廢王
分土　數日相鬬陰陽混雜天下無主大亂兵起　兩軍
相當數日並出若鬬天下有大戰拔城各以分野言之
日鬬有五色雲似珥或逆行隊相逐陵太陽王者失國天
下兵爭兩軍相當急分營防備　黑日五日對相合夷狄
來革於日出之時　黑日掩日夷狄侵中國君去位掩不
盡君絕世　黑杠分日陰侵陽也日以正南為正立橫杠
東西分豎杠南北分土地分坼　日有赤足有舉兵者又

曰國有謀叛　曰薄赤見日中烏將軍出旌旗舉必有敗
亾一曰其下國分　三足烏見其地受殃出軍軍敗　曰
中雙雞鬬天下旱荒火災　曰隕於地奸臣后妃擅權陰
謀廢黜天子　曰生牙其下有賊臣欲相殘害　曰生齒
兩敵相當必有伏兵　曰生角不出二年大兵起多雨
曰有六角君亾國亂　曰闇黃霧四塞不及三年下有扳
城大戰　夏日如冬陽氣衰微夷狄作亂寇賊起兵　冬
日如夏陰氣衰弱蠻夷入寇奸謀生變
日出時有一星與日爭光主　謀事夷狄兵起　日旁有
星光或太白經天主國危亡　日有星同斷　旦星盡見人
君失國　日上下有星小臣謀逆　日左右有星在其旁
侍臣圖弒將軍同謀　三星在日ㄴ際臣欲弒君　四星
在日四旁後欲為王　日在斗中大將欲衰　日在三台
內變謀君　日在氏宿兵亂憂　日在牛宿國內有虛
驚兵起　日在天獄中三府兵起